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传奇

狄其骢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欧薇薇 陈红燕

责任校对 张聘梅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传奇

狄其聰 荣阔方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30028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印刷

南宁市桂春路6号)

2004年3月第2版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2004年3月第1次印刷

17.5印张 298千字

ISBN 7-219-01192-X/I·347

定价:25.00元

前言

胡光舟 沈家庄

中国古代戏剧，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园地中的一枝奇葩。它不但以深邃的思想、博洽的内容、纷繁复杂的主题和扑朔迷离的情节结构为古今观众及读者所倾倒，而且还以优美的文辞、练达的韵律和精湛的音乐曲调而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瑰宝。自从元代有戏剧脚本刊刻以来，戏剧文学就一直在中国文学领域高蹈阔步，以其独具的形式和璀璨的异彩，彪炳百代。

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及古文字和文法的隔膜，古代的戏曲剧本，给当代的读者造成较大的阅读困难，致使这一部分文学艺术珍品，对大多数读者而言，只能束之高阁，望而却步。加之中国戏剧唱词较多，唱词、曲谱格律严格规范，不但给当今读者增加了阅读困难，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故事情节的连贯性，遂直接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为了让读者对中国古代戏剧文学的优秀代表作品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对剧本故事及人物的总体把握，让中国文学艺术的这一部分瑰宝得以向广大民众普及并发扬光大，我们遂选用王季思先生等编选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作为底本，撰写出二十部以原剧命名的传奇小说。

为了保持原作思想艺术风貌，我们在改写中基本上按原作场次（折、本）编写，有些剧本亦作了一些调整，局部地重新组织结构框架。主要人物未作添减，主要故事情节一仍其旧，但删去了一些枝蔓和为追求剧场效果而安排的插科打诨情节和场次，使故事更加紧凑，矛盾冲突更加尖锐，主线更加分明。

剧中人物，改写时一律按照原剧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在故事中的主从地位以及在故事矛盾发展中的作用等均不作改动。但我们在原来人物性格基础上或深或浅地作了进一步的性格挖掘和心理表现。这是此书的一个突出特色。因为古代剧本，靠曲调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靠对白来表现人物性格，并推动剧情发展，局限性很大。传奇小说却可以通过叙述性语言和描写刻画或议论评判挥洒自如地参加创作者的意见和见解，这样传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就可以得到多侧面的、多层次的、立体的、透视的展示，显得生动和深刻，增加了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

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改写者尽量地激发起想象与联想功能,表现自己的创作个性。每一部传奇故事,基本上做到了情节生动,故事曲折,悬念频生,有引人入胜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力求做到文字清新典雅,行文简洁流畅,以情感人,以真取信,力避时下传奇读物的套话陈言和粗俗格调。

在写作风格上,我们既参考采用当今小说创作的多种手法,又注意到细节描写、人物语言和称谓的历史真实。融汇古今,灵活变通,风格各异,色彩纷呈。

这部戏剧传奇,历史跨度比较大,可以当做形象化的历史参考书来读;故事性强,又可作茶余饭后的文艺消遣品来欣赏;情节曲折,结构繁杂谨严,还可以给小说、戏剧的初学创作者以借鉴和模仿。其中民俗知识和典章文物知识亦十分丰富,从中可以学到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知识、新物名和新词语。

关于中国古代戏剧的悲剧和喜剧的分野与界说,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讨论,但有一点须提及,即我们选定的底本是分别以“悲剧”和“喜剧”命名,故我们的改写本一仍其旧。但我们认为,原本中之“悲剧”有不尽于悲者,原本中的“喜剧”亦有不尽于喜者,盖因中国人民的“中和之美”的传统审美心理定势使然,即儒家的“中庸之道”所致,非其分疆未明也。“中国古代缺少那种动人心魄、悲壮淋漓的彻底的悲剧;也缺乏那种痛快淋漓、令人喷饭的透彻的喜剧。”此言得之。

另外须说明,有些原作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出现不少表现鬼魂和天神灵异的场面情节,我们认为是构成作品艺术境界的必要手段和有机成分,不能视为迷信和虚妄。它与古代神话一样,既体现出古代人民对征服自然力的一种神秘向往,又体现出人民在经受现实生活打击的彻底失败与绝望后,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保留它,有利于加强作品的艺术趣味、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增加作品的可读性。当然,对原作中明显的因果报应及其他落后意识的说教、情节或对话,我们则作了改写或删除。

由于本书是一人改写一个剧本,故总体观之,语言风格不尽一致。加上原作在主题、题材、风格等方面本身就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异,体例也就难免存在歧异。这是本书的一大不足。另外,由于撰写者思想水平、认识能力和写作技巧的局限,以及审美的异趣,本书在写作中难免存在错误和纰漏。尚祈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得到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全体同志及韦向学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目 录

救风尘(元·关汉卿)	1	马 骏
墙头马上(元·白朴)	18	徐克伦
西厢记(元·王实甫)	37	余庆华
李逵负荆(元·康进之)	80	符 浩
看钱奴(元·郑廷玉)	91	唐 辉
幽闺记(元·施惠)	109	莫道才
中山狼(明·康海)	149	陈自力
玉簪记(明·高濂)	162	李平科
绿牡丹(明·吴炳)	186	黄伟林
风筝误(清·李渔)	233	陈心念

救 风 尘

马 骏

汴梁城中有个歌妓,名叫宋引章。这宋引章聪明漂亮,乖巧伶俐,各种文字游戏无所不晓,吹弹歌唱,无所不会,在汴梁城中颇有名气,挺逗客人怜爱。引章的父亲早已亡故,家中只有孤零零一个老母。母女俩相依为命,全靠引章接待客人来维持生计。老母亲早盼着有朝一日引章嫁个家资富实的女婿,日子就稳妥了。

其实,宋引章有个相好多年的客人,乃是郑州商人周舍,两人信誓旦旦,一个要娶,一个要嫁。只因引章母亲见周舍每次所赠银两不多,又未探得周家虚实,所以每每遇上周舍来提亲,总是虚情假意地敷衍一番,始终不曾将话说死。因此,这桩事就一直拖着。

却说那周舍,本是郑州府同知(州的副长官)周大人的儿子。平日里懒读诗书,一心只在花街柳巷中往来。玩得腻了,便做些买卖,一来换个地方玩玩,二来也顺带弄些银两。

这天,迎着温馨的春风儿,周舍又到了汴梁。交割完买卖之事,便径投一家叫“醉香楼”的酒店而来。他经常跑汴梁,每次都少不了上这“醉香楼”泡泡酒香。

店小二见老主顾驾到,便弯腰佝背地迎了上去:“周公子,是哪阵风又把你吹回来了?”

“先不说这个,快上酒来!”周舍边说边在靠窗的一张朱红色圆桌边坐了下来,嘴里哼着小曲,眼睛还不时地瞅向窗外马路上寻美人儿。

店小二端上酒菜,斟满一杯酒,递给周舍,笑咪咪地问道:“公子可是又遇到好事了?”

“好事,好事。”周舍哼儿哈儿,不觉三杯美酒下肚,已是醉眼惺忪,嘴里含糊糊地说着,“我今天要去娶个大美人咧。”说着夹起一大块猪头肉塞进嘴里,一边嚼,一边又哼起他那首连店小二都背得烂熟的“诗”来:

酒肉场中三十载，花星整照二十年；
一生不识柴米价，只少花钱共酒钱。

“嘿嘿，小二，记上账，回头我还来。”说完站起身，用手抹了抹嘴角的流油，便歪歪倒倒地出了“醉香楼”。

迎面一阵凉风吹来，把个周舍吹醒了一半。他揉了揉眼皮，看着太阳才升到半高，心想：不忙，先逛逛再说。便蹣跚穿进闹市。

汴梁的街市，繁华似锦，热闹非凡。店铺、酒楼，鳞次栉比，绫罗绸缎，五光十色，耀眼夺目，花草果品，香飘遐迩，沁人心脾。南来北往的商人都喜欢在这里成交买卖，闻名而至的文人墨客，吟诗作画，流连忘返，而那秦楼楚馆、舞榭歌台更是王孙贵族嫖风戏月的地方。

那周舍闲游了一阵，见太阳老高了，便径直穿街走巷，朝宋引章家荡去。

宋引章家在城南最热闹的灯市街上，坐北朝南的单门独院，朱门紫墙，粉青照壁，院子不大，但在桃杏柳杨的映衬下，倒也显得幽雅玲珑。

引章知道周舍今日要来，便起了个大早，着意打扮了一番。着一领乳白夏布衫子，系一条桃红碎花裙子，身段清水芙蓉般动人。白净的脸蛋微施了些胭脂，好看的柳叶眉轻描了几笔，使她那天然俏丽的容貌显得更加光彩妩媚。梳妆妥了，便倚门而坐，手中做着针线，一双杏眼时不时地朝外张望，闪着渴求的光芒。

老母亲起来，看见女儿这番光景，已料到几分，便打趣地问道：“引章啊，又是哪位公子来提亲哪？”引章见母亲问起，便顺势又把她与周舍的事说了。老母亲听了，叹了口气，说道：“引章，周舍这门亲事，不是我存心阻拦你，只怕你日后到了他家，会受他作践。”

引章不快，撅着嘴说：“他待我好好的，怎会作践我？”

母女俩正说着，门外一声高喊：“引章，我来了！”引章听出是周舍的声音，顿时脸腮堆出一片红来，急忙起身，纤步迎出：“周公子，你终于来了，我跟母亲正说你呢！”

两人说着笑着，相伴进屋，来到引章母亲跟前，周舍一甩前襟，行个大礼：

“奶奶近来可好？周舍总是惦着您老人家呢。”

“好，好。你惦的怕不是我，而是她吧？”老妇人指指引章笑道。

周舍察言观色，见她今日脸色似比往日和气得多，暗自高兴，忙接口道：“不敢瞒奶奶，我的确是惦着她。这次我是特来求亲的。我此番来做买卖，带得不少银子，这点银子先孝敬奶奶。”边说边从随身带的蓝色绸巾中掏出一封银子，递给老妇人。

宋母一把接过,手中沉甸甸的,估摸着不下百两,心里暗自高兴。要知平常那些客人,每次不过送个五两十两,若是送了二十两,那便是阔客了。如今周舍出手就是一百两,比以前爽快得多,她怎么不高兴呢?

周舍见她面露喜色,当下又说道:“奶奶,我和引章的婚事,您就答允了吧!”

“周公子,实不相瞒,老身是担心引章嫁到你家里,日后要受苦,那时老身便没了依靠了。”

“我家家资殷富,广有财源,引章怎会受苦?奶奶,您若答应了,我马上吩咐人送五百两定银来。”

宋母一听此话,心中甚喜。但仍佯装不答应,说:“我怕的是你待引章不好,她会受苦。”

周舍赶忙接口:“皇天在上,我要是待引章不好啊,遭天打五雷劈,断子绝孙,死后变个乌龟,满地爬,任人踏!”说着便膝着地,手指天,发起誓来。

坐在一旁的宋引章,一听这话,急了,又见周舍真格地发起誓来,赶紧上前拉起周舍,转身对母亲嚷着:“母亲,您何必逼他发这等重誓!”又回过头对周公子嗔道:“谁叫你说这么难听的话!”

周舍见引章急成这般模样,得意地笑了起来。宋母见周舍发此重誓,又想着那五百两银子,也就换了口气说道:“周公子不必发此重誓,今天是好日子,我许了你们了。”

引章一听,顿时笑成了一朵花。周舍看着她那娇嫩的脸蛋,比先前更令人痴醉,心里痒痒的,早恨不得咬下一口来。转身对宋母躬首一揖:“多谢母亲!”说完就要拉引章进内屋去。

引章一甩手嗔道:“你急什么,你先说说,咱们什么时候成亲?”

周舍急道:“待会儿再说吧。等母亲把亲戚朋友都请下了,我就备上礼物来娶你。”

周舍要娶宋引章,这消息在汴梁城中很快传开了。这可急坏了一个秀才。这秀才名叫安秀实,长得英俊潇洒,胸中有满腹文章,才高八斗,出口成诗,因此与宋引章挺说得来。引章爱他那洒脱的风度,风雅的谈吐;他也爱引章的聪明灵巧。一年前,安秀才曾向引章提婚,引章恋他风流倜傥又有学问,便当即应了婚约。只因安秀才家中并不殷实,自己又功名未就,因此迟迟未能迎娶引章。可他万没想到,这么快引章就毁了婚约,要嫁给周舍了,这怎么办才好?

正当他急得满屋子团团转时,忽然想起了一个人。“何不去央她劝劝引章,她平日待我不错,又有心计,肯定能帮这个忙。”安秀才这样想着。正待出门,又犹豫了:“她可是引章的结拜姐姐,会不会偏向引章呢?”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唉,还是先去求求再说,总比在这干着急好。”他一甩头,跨出房门,大踏步地上

了路。

原来,安秀才要找的这个人便是宋引章的结拜姐姐赵盼儿。盼儿也是汴梁城中一位名妓,生得娇小玲珑,天生丽质,虽沦为烟花女子,却颇富侠骨柔肠,常常帮助处境困难的风尘姐妹,因此在汴梁城中,颇受人敬重。宋引章等几个姐妹与她结下了八拜之交,凡有事,都愿找她商量。

这会儿,安秀才正火烧火燎地朝她家赶去。

赵盼儿家在离灯市街不远的一条小河边,橘黄色的围墙内满种奇花异卉,五颜六色,争妍斗艳。刚刚下过的一场大雨把花草淋得娇艳欲滴,惟有院中央那株仙人掌傲然峭立,于万紫千红中别有一番姿态。

此时正当雨过天晴,花香四溢,空气怡人。盼儿没事,正捏着小扇在院内悠悠地扑着蝴蝶。忽然听见有人叫门,忙迎了出去,见来人是安秀才,便打趣地说道:“哟,今日刮的是哪门子风呀,妹夫怎么跑到这来了,怕是走错了门吧,你不怕我那妹子摔破了醋坛子吗?”她快嘴快舌地连说了一大串,逗得安秀才也禁不住笑了一笑,但他即刻敛住笑容,脸上愁云复生,只是不说话。

赵盼儿见他怏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仍笑道:“怎么啦?是不是跟妹子不和了呀?”

“岂止不和,她还要嫁人了呢!”安秀才说着,恨恨地咬了咬牙。转念又想起当初引章对自己的万般柔情,不免懊丧地叹了口气。

“嫁人?嫁人还不好啊?那你不是可做新郎了吗?”赵盼儿给他让了座,仍旧打趣地说道。

“哪是嫁我,却是要嫁周舍。”

盼儿眉头一皱:“真有事?”

“城里都传遍了,你还不知?现在周舍正在准备彩礼,马上就要成亲。我是特来央求你去劝劝她的。”安秀才急切地答道。

赵盼儿听了心里好不气恼,暗骂:“这贼妮子,喝了什么迷魂汤了,放着上好的郎君不嫁,却要嫁什么周舍!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商量!那周舍是什么好东西,怎的竟要嫁他?怕只怕现在急于嫁人,日后捶着胸脯后悔就迟了。”

赵盼儿为妓多年,风尘之中的事,见得太多了。凡做妓女的在风尘中混了多年,自然都希望找个归宿,为的是不至于到那人老珠黄、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境地,如果到那时即便想嫁人,恐怕也没人要了。但这婚姻大事,不是一时一刻就能决定下来的。谁不想挑个称心如意的郎君?可谈何容易!打算嫁个老实一点的吧,恐怕终究不是一对,打算嫁个聪俊点的吧,又怕被人家半路上抛弃。有的挑来拣

去搞腻烦了,便想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随随便便就嫁了人,结果,到头来狠狠地摔了个大跟头,苦水往肚里咽。前些日子,就有几个急于嫁人的姐妹,嫁过去没几天,就被折腾得面黄肌瘦,求告无门。

想到这些,盼儿不禁深为引章担忧起来,对安秀才说道:“公子不要着急,待会儿我就去劝劝她。唉,引章怎么也糊涂起来了,这么急着要嫁人。难道她不见那些随随便便嫁人的,哪一个有个好结局?要是我,守一辈子空灯孤眠,也不嫁那些败坏人伦、胡作非为的家伙。”

盼儿说着说着,又触动了心中的怒气:“公子,老实说,这几年我也不是没有嫁人的心思,只是那些跟我打交道的客人,使我寒心。我们这些烟花女子也不乏善良之心,可那些败坏人伦、胡作非为的家伙,却认定了你是水性杨花的淫妇,即使你真诚待他,他也要往坏处怀疑你。有时我见来了两三次,就懒得跟他要钱,他却以为我是耍欲擒故纵的手段,要敲他竹杠。有时我身子不舒服,不愿理睬他,他便说:‘这小娘们想装病骗钱。’我算是看透了这些人了。做青楼风尘女子,日子实在是难熬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遇上你这样志诚的君子。引章真是糊涂透顶,好歹都分辨不出,那周舍是个什么东西,整天只知道在外喝酒赌博,嫖风戏月,引章要嫁这种人,岂不是自讨苦吃——哎呀,你看我只知道生气,忘了大事。公子,你在这等着,我这就去劝劝她。”

“不了,我还是回家去等信吧!”安秀才说着,同盼儿一道出了门。

踩着满地红霞,赵盼儿风风火火地往宋家赶去,一路上她都在恼恨引章:要说那些糊里糊涂嫁人而不得好果子吃的例子,引章也见得不少,怎的就不知道吸取教训呢?不管怎么样,也要好好劝她一劝,总不能看着她往火坑里跳。

这样边想着,不觉已到引章家门心。盼儿推开房门,见引章正在妆台前精心打扮,心想:我且暂时不提这事,看她怎么个心境。当下一扬笑靥,招呼道:“哟,妹子好人缘啊,又要到哪里应酬客人去?”

引章从镜中看见是赵姐姐到了,忙转身让座。“哎呀,姐姐好久没来了,快请坐下。”边说边斟满一杯茶递给盼儿,“姐姐,我不到哪应酬去,往后我再不用应酬客人了,我要嫁人哪!”说完满脸喷红。

“那太巧了!我正是来与你保亲的呢。”

“你保谁?”引章一惊,忙问。

“保安秀才啊!这还用问,你们不是早订了婚约,只等他功成名就,抬着花轿来接你吗?”盼儿见引章面露难色,忙又接着说:“怎么!像他这般聪俊洒脱的郎君,你上哪去找,嫁了他不美死你才怪呢!”

听到赵姐姐提起安秀才,引章是又伤心,又内疚,又恼恨。她忘不了那些甜蜜

的日子,那些与安公子恩恩爱爱、蜜里调油的朝朝暮暮。她更忘不了那无数次失望带来的寂寞和惆怅。自从与安公子订下婚约,她日日倚着院门,盼着迎娶的花轿早日来临,日头落了又升,星星淡了又明,终不见心上人来迎娶自己,她恼恨,恼恨安公子不能早日把她娶回去。她咬咬嘴唇,佯装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要是嫁了安秀才啊,夫妇俩只好像乞丐那样,唱着‘莲花落’去讨饭。”

赵盼儿知她并未忘了安秀才,只是急于结束这风尘生涯,才不分青红皂白地要嫁给周舍,于是宽慰道:“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现在嫁人,恐怕还早了点吧?”

谁知引章不以为然:“什么早不早,这日子我早过够了,今天这个一声‘大疖(姐)’,明日那个一声‘大疖(姐)’,叫出了一包脓。我嫁个男人,究竟是正式夫妻,将来死了,做鬼也体面点。如今周舍备办了彩礼,我就要嫁给他了。我正要跟姐姐说这事呢!”

赵盼儿听她如此说来,既伤心,又气恼,伤心的是她也道出了自己的心思,恼的是她不分好歹,瞎了眼睛。便仍劝道:“妹子,这婚姻大事,你可还要好好盘算一下,俗话说: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你如今年纪还小,如果你不中意安秀才,我慢慢再替你寻一门可靠的亲事,让你守着殷实的家资和可心的郎君过日子。可千万不要一时荒唐嫁给周舍那个……”

“周舍怎么啦,他也是场面上的人物,穿戴齐整,人也很不错啊!”引章不等赵姐姐说完,就抢白道。她知道姐姐此番是来为安秀才说情的,只因她急于嫁人,而安秀才又不能立即将她娶回去,等他有钱来娶时,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因此心里更想着要嫁周舍。

盼儿“哼”了一声道:“那家伙虽穿着一身屎壳郎皮,夫妇伦常之事,晓得什么!”

引章心中不快:“人家倒知道敬重你妹子哩!”

“他怎么样敬重你?”

“他呀,夏天时我先睡,他替我打扇子;冬天里他先睡,好替我暖被子。我要是出门应酬做客,他就帮我穿衣服,提领系,戴首饰,装钗环。”

赵盼儿听得笑了起来:“原来为了这些,你便打算嫁他。”心中暗笑引章糊涂,又语重心长地说:“妹子,这些都是靠不住的,你可不能被这表面的东西迷住啊!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你别看那些子弟,一个个嘴甜得像蜜糖,只要娶到家里去了,过不了一年半载,就厌烦了你,到那时候你干什么他都看不顺眼,早齙牙咧嘴,晚拳打脚踢,整得你哭哭啼啼,那时就是船到江心补漏迟了!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吧!”见引章不吭声,又道:“老实说,这几年我也想嫁人,只是没遇到靠得住的男人。看看那些急于从良的姐妹,有几个不是嫁过去没几天,就哭天抢地地后悔。有的只图嫁个富贵人家,岂料更受折磨。俗话说:皇帝的御花园岂肯栽平常的路柳?

大户人家的宅院容不下做过娼妓的媳妇。那些人脱籍从良的时候，个个快活得像出了网的游鱼，受了折腾之后，个个又都像中弹跌落的斑鸠，咕噜咕噜直叫唤。往日的山盟海誓，万种恩情，就像河面上的水泡，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想想这些就寒心。引章，好妹子，还是听姐姐的话，别急着嫁他，好吗？”

“姐姐不要多说了，我一心只要嫁他。”

赵盼儿看看费了半天口舌，引章却丝毫也听不进去，她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你不听姐姐话，日后受了罪，可别来找我诉苦。”

“我便活该受那该死的罪，也不来找你。”

赵盼儿正自气恼，忽然院子里人声嘈杂，原来是周舍带人送礼物来了。赵盼儿心下说道：“那家伙不跟我说话便罢，不然给他两个钉子碰碰。”

周舍来到屋里，见到赵盼儿，堆起笑脸，说：“赵大姐也在呢，正好，我请客，请大姐一块儿去吃点酒饭。”

赵盼儿没好气地说：“你请我吃饭？嘿！我家里饿死人啦？揭了锅儿底啦？真是地窖里出月亮——我没见过这样的食(事)！”

周舍厚着脸皮答道：“请大姐替我保门亲事。”原来当时风俗，婚嫁须得有个保亲的人。

“保谁？”

周舍指指引章：“保她。”

赵盼儿瞥了宋引章一眼：“你叫我保她有哪些好处？保她的针指油面，刺绣铺房，大裁小剪，生儿育女？”

周舍碰了一鼻子灰，骂道：“这歪刺骨真贫嘴！哼，反正我已成了事，不一定非得求你！”说罢拉着引章就要走。

赵盼儿在背后一语双关地说道：“好妹子，往后过上了好日子，可别忘了你姐姐呀！”

赵盼儿忿忿地出了宋家。刚走不远，迎面闪出安秀才，问道：“怎么样？”原来他按捺不住，暗自打听消息来了。

赵盼儿怒气未消地说：“什么怎么样！那妮子是个妖精，她裤子里不会有人腿，吐了血也只能把它当成苏木水看！你还这么记挂她干什么？她把你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除非你像周舍那样一味地讨好她，她才会喜欢你。”

安秀才知道不济事了，悲伤地叹道：“既然如此，我上京都求官应举去吧！”

赵盼儿见他那伤心的模样，全没了往日风采，心想这安秀才倒是个难得的痴心郎，在这汴梁城中，除了引章妹子，他没找过第二个女人。心下不觉顿生同情，安慰他道：“安公子先不要去，引章不听好人言，必有恹惶事，或许不久她就要来求我呢，到时候就有用着你的地方了。”

安秀才顿了顿,以为赵大姐还有什么法儿,便答应下来。
这边周舍着人吹吹打打,抬着花轿,把宋引章娶回郑州去了。

这天,赵盼儿正在家里闲坐,暗想这风尘日子,何日才是尽头,正感叹间,宋引章的母亲来了。

老妇人见了赵盼儿就哭:“大姐,不好了,引章遭他打了!”

赵盼儿忙问原委,原来是宋引章捎信来诉苦了。那信写道:

“引章拜上姐姐并母亲:当初不信好人之言,果有恹惶之事。进了他家门,便打我五十杀威棒,如今朝打暮骂,禁持不过。你来得早,还可见我一面,来得迟了,连面也见不着了。谨此拜上。”

赵盼儿看罢,说:“果然应验了我的话。”

宋母急求道:“大姐,快想法子救救她。”当初引章嫁人的时候,宋母只图大户人家日子稳妥,如今知道引章被打得死去活来,毕竟是自己的女儿,怎不心疼呢?何况自己风烛残年,还得引章照料,因此一接到引章书信,就急忙赶来向赵盼儿求救。眼下正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呢。

赵盼儿心中恼怒宋引章当初不听她的话,说道:“我早就说过,周舍那家伙,本是个薄情郎,引章却非要嫁给他。我当初劝她的那些话,如今都应验了,她是自讨苦吃,谁叫她要嫁周舍呢?一进门就知道滋味不好受了!”

宋母颤声道:“大姐,周舍当时是发过誓的啊!”

“发誓?”赵盼儿觉得非常可笑,“谁不会发誓?谁不会指着皇天赌咒?发个誓就像秋风过耳一样,人家早忘记了,你却还记得!唉,你们母女俩也太老实了!”

“大姐,你总得想办法救她啊,我求求你了!”

其实,赵盼儿心中虽然恼恨宋引章的固执,但她更恨周舍薄情无义,她素有侠骨柔肠,宋引章是她的结义姐妹,当初有福同享,如今引章遭难,她岂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奶奶放心,引章跟我情同手足,我若见死不救,怎对得起当时的结义?岂能不被人耻笑?”

思来想去,心中豁然开朗,一条妙计有了。她悄悄对宋母说了,问道:“就这样,你看行吗?”

宋母担心地说:“不知能不能奏效?”

赵盼儿自信地说:“不用担心。不怕那家伙不中我圈套。奶奶,那送信来的人走了吗?”

“没有。”

“那我马上写封信,你叫她带给引章。”

郑州城北有一条清水河,河边开满了粉红色的小花,河上架一座汉白玉石雕大桥,桥边依依垂柳簇拥着一家新开的酒店,店前的一棵古松,弯弯曲曲地勾扭着腰肢,恰似等待客人的店小二。

这天,店小二正在柜台前收拾东西,门外有人吟道:“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无非花共酒,恼乱我心肠。”知是主人周舍到了,赶忙迎出,笑道:“公子今日得闲,来此踟蹰,有何吩咐?”

“小二,我开这家酒店,并不稀罕几个房钱养家。你只替我留着点神,不管是官妓还是私窠子,只要有美貌的到这里,你就去找我,知道吗?”那周舍吩咐道。

店小二知道主人一向有此癖好,陪着笑脸道:“知道知道。不过,公子,你一向脚头忙乱,要是有些标致的娘儿们来了,我一时间到哪找你啊?”

“你到粉房里来找我。”

“粉房里没有呢?”

“赌房里来找!”

“赌房里也没有呢?”

那周舍喝道:“牢房里来找!”

店小二素知公子性格一向随和,并不怕他,当下又嬉皮笑脸地说:“公子,你在外面逍遥自在,不怕新娶的奶奶吃醋么?”

“你说那贱人?哼!我骑马一世,没想驴背上失了一脚。我为娶那贱人,整整磨了半截舌头,那贱人却这般不自重!当日我娶她回来,让她坐在轿里,免得相识的公子哥儿们见了,说‘周舍娶的宋引章是个妓女’,被他们笑话。路上我见那轿子一晃一晃颠得很是厉害,心想这些轿夫也敢欺负我,举起马鞭就要打,轿夫说:‘不干我的事,是奶奶不知在轿里干什么。’我揭开轿帘一看,只见她赤条条的在里面打筋斗,把我气死啦!还有,那天我叫她套被子,过了一会儿我来查看,人不见了,却见被子里鼓鼓囊囊的,我正纳闷,听得被子里叫道:‘我在这哪!’我说:‘在被子里干嘛?’她道:‘我套被子啊,可不知咋的把自己套在里面啦!’我气得就要打,里面嚷道:‘打着我不要紧,隔壁王婆婆也在里面哩!’唉!你说这贱人蠢不蠢?初进我家门时,就吃了我五十杀威棒,却仍是这般不中用。算了,不说这贱人也罢,我找个人儿散散心去。”说完径自走了。

店小二知道主人向来喜欢胡说八道,可也忍不住直乐乐。

一辆马车从北边驶来,车帘子掀向一边,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娘子在车里东张西望,似在欣赏桥上景致。只见她云鬟、蝉鬓,珊瑚钩、芙蓉扣,娇小玲珑,妖妖娆娆,风情万种。马车旁跟着一个男仆,挑着一副彩担。

到了客店门首，那娘子吩咐道：“小闲，这里有家店，先住下吧！”

“是。”那男仆应道，引着马车来到店前松下停住。

店小二其实早已望见，当下迎过：“二位来了，请进吧！”

“店小二，你这店里可有上好房间？”

“这位娘子，您这话可问得差了。”店小二堆着笑脸答道，“您大概是初来郑州的吧？大凡到过郑州的客人，都知道咱们公子向来讲究体面，而且素来豪爽，娘子您到郑州城各处打听一下，咱们公子开的店，怎会没有上好的房间？”

“你家公子是谁？”

“我家公子啊，他便是郑州府周同知周大人的孩儿，单名一个舍字。”店小二不无骄傲地说道。

那娘子柳眉一扬：“这便是周舍开的店？那真是太好不过了。店小二，你先把我的行李安置好，然后去把周公子请来，说我在等他。”

“原来娘子跟公子是故人。那我可得更好地款待了！两位请随我到房间去。”

店小二乍见这小娘子时，自家已先酥了一半，听她说要找周公子，心想公子真是艳福不浅，相好的自己找上门来了。安置好客人行李，问道：“敢问这位娘子怎么称呼？待见了周公子，小的也好有个交代。”

那娘子答道：“不必问我姓名，你叫他来便是。”瞧她那神气，却似是料定周舍必来一样。

小二不便多问，径自找周舍去了。

周舍正在一家酒楼饮酒。原来他离开客店不久，就遇上一个相识的哥儿们，两人好久不见，便相约上酒楼畅饮一番。忽见小二赶来，凑到他耳边如此这般说了几句，周舍听罢，连说“快走快走！”扔下酒杯，一溜烟出了酒楼。那哥儿们莫名其妙：“莫非他娘老子得了急病？这般匆匆忙忙地赶回去。”

周舍来到客店，见了来人，不禁愣了一愣，他心中暗想：当初求你保亲，却不明不白地吃你一顿抢白，哼！你今番找上门来，会有什么好事，先叫你也尝尝我的厉害再说。便装着不认识她，问道：“咦，这位大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哦，那回我在客店里吃饭，你弹着一架箏，不是吗？我还送了你一段黄色绸缎哩！”

那娘子见他捣鬼，心中不禁觉得好笑：想是这家伙记恨我破亲的事，想捉弄我呢！当下也不点破，想看 he 到底要搞什么鬼，便对小闲说道：“小闲，有这事吗？”

小闲笑道：“哪有此事。”

“噢，想起来了！那天东街的杭州客店停伙了，我便到西街的陕西客店里喝酒，正遇着这位大姐，我不是还给你要了份饭菜？”

那娘子又问：“小闲，有这事吗？”

小闲答道：“没见过这事。”

那娘子看着周舍存心捣鬼，如不点破他，不知会说出多少荒唐的话来，便笑道：“真是‘武陵溪畔曾相识，今日佯推不认人’，得了，周公子，你别演戏了！”

却见周舍忽然面孔一板，冷笑道：“这么说，你是赵盼儿了？我问你，当初我娶宋引章，你为何从中作梗？如今你倒撞上我的门来了，哼！小二，关了店门，把她带来的这个小闲给我狠打一顿。”

这下出乎赵盼儿意料。心想这家伙真个猪狗不如，狗还不咬熟人哩，引章也真是鬼迷心窍，竟嫁了这个家伙。心中不禁抱怨起引章来：做夫人的终究是夫人，做妓女的终究是妓女。你只图攀个高门大院，殊不知不仅他这家伙不把你当人看，恐怕连家里使唤的奴仆也敢讥笑你，料你好光景也没过上一时三刻，却连累了做姐姐的。我若不是可怜你那没了主意的娘亲，再则也是我“惯曾为旅偏怜客，自己贪杯惜醉人”，不然我才不愿跟这家伙打交道呢！

忽听小闲嚷道：“我家姐姐准备了锦绣衣服，一房妆奁，一房铺盖的来嫁你，你却要打我！”

赵盼儿一听，登时记起自己此行的盘算：“这家伙向来就像发情的驴和狗，他要是见了我不动情，我就将他掐一掐，拈一拈，搂一搂，抱一抱，叫他通身酥，遍体麻。好似在他鼻子上放一块砂糖，叫他舔又舔不着，吃又吃不到，不怕他不中我的圈套。只要救得宋引章，管他以后怎的骂我！”当下心中一哼：“且休猖狂，看你怎逃得出我这风月手段！”

于是，她笑盈盈地走近周舍，半嗔半怒地说道：“周公子，你请坐下，慢慢地听我说。”便将周舍往椅上一拉。

那周舍先时听了小闲的话，已觉出乎意料，登时就已愣住了，现下美人近身，哪里还有不听话的道理。

只听赵盼儿接着说道：“当初你在汴梁的时候，人家总是提到你周舍，说得我耳满鼻满的，只是见不着你；后来好不容易见了你啊，又害得我不思茶饭，成天只想着你；忽然听说你要娶宋引章，我心下好生恼恨。你说，我哪一点不比宋引章强呢？你却从来不去看我，反而还要我替你们保亲，你说我怎么肯干呢？我是因为嫉妒才捣乱你们的亲事的。如今你虽然娶了她，但我无论如何也放不下心事来，总是不肯罢休，总是想着要得到你。你呀，表面上看来很聪明，可内心里怎么这样笨呢！”娇嚶一声，在他腮上狠狠一捏。

一席话说得周舍如痴如醉，这一捏在他心里捏出了蜜糖，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天下竟有这等好事。

眼见他傻笑着直咽涎水，赵盼儿又故意斥道：“哼！我今番好意准备了车辆鞍马，一房一卧地来寻你，你却开口就打骂我，真是好心当作驴肝肺！我看你并不是

好郎君,我这番心思只好白费了。小闲,套上车马,我们回汴梁去。”

这可轮到周舍乱套了,他怎舍得到了嘴边的肥鱼又溜走,急忙把她拖住:“好姐姐,好奶奶!早知你是来嫁我的,我怎还要打舅舅?”

赵盼儿明知故问:“你真的不知道?”

“老天在上,我周舍真的不知赵大姐来嫁我!”说着便向她作了个揖,又急忙拽住她两臂,生怕她还要走。

赵盼儿见鱼儿已经上钩,瞧他那般模样,恰似几百年没闻过鱼腥的馋猫一样,又觉得讨厌,又使人发笑。她便进一步施展手段,说道:“那你这两天别出店门,在这儿好好的陪着我。”

周舍真是求之不得,欢天喜地地说道:“别说一两天,就是一两年,您的儿也陪得下去。”

那周舍在店里优哉游哉,逍遥自在,整天就围着赵盼儿转来转去,哪里还记得店外的世界。

第三天,宋引章找到客店里来了,见了赵盼儿,恍然大悟似的嚷道:“难怪周舍三天两头不归家,我当是死了呢,原来是给狐狸精迷住了!那贱人也这般不识羞,竟追到这里来了!周舍,你要是再不回家,等你回时,我拿一把刀子,你拿一把刀子,我跟你一对地拼了!”

周舍取过棍子,正要劈下,忽又瞥赵盼儿一眼,一字一顿地对引章狠道:“哼!小贱人,我不跟你贫嘴,等着瞧吧!不是赵姐姐在这里,我打死你!”说着便把宋引章赶了出去。

这边赵盼儿却哭叫了起来:“好你个没良心的周舍,你在这儿拿我取乐消遣,暗地里却指使你媳妇来骂我。你这没心肝的东西,把人家一片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休怪我无情,小闲,套车,回去!”说完便要走。

周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忙求道:“好姐姐,好奶奶!你请坐。不是我叫她来的,我不知道她会来啊,老天在上,我若知道,遭天打五雷劈,变个乌龟王八蛋!”

好不容易才哄住了赵盼儿。赵盼儿忽然又很害怕似的说道:“周公子,你刚才那么凶狠,真叫人害怕。假如你真的打死了她,那可怎么得了?”

“丈夫打死老婆,不该偿命,你怕什么?”

“似你这般说,谁还敢嫁你呀?”

“嘿嘿,姐姐待我这么好,我怎么舍得打你呢?”周舍甜甜地说道,要将她抱住。

赵盼儿一甩手将他推开,愤道:“你这没良心的,我看你是舍不得打她呢!那妮子嘴贱,人也贱,真该打她一顿才叫我痛快。”

“我哪是舍不得打她,那妮子不知吃了我多少拳棒了。”